

# 刘家成 情满老北京

本报记者 张洁

## 印象

选演员适配度最关键  
演绎北京胡同里的青春之歌

## 充满烟火气的作品 展现老北京的魅力

导演刘家成是京味儿剧的代表人物。他执导的电视剧大多以北京为背景,《铁齿铜牙纪晓岚》《正阳门下》《情满四合院》《正阳门下小女人》……他将一部部充满烟火气、流淌着浓浓人情味儿的佳作呈现给观众。他的作品展现了不同年代的百姓生活,厚重的历史背景、幽默诙谐的语言台词、大气之中见细腻叙事方式之下,老北京的魅力尽收眼底。

近日,刘家成执导、韩东君、热依扎、陈瑶、萨日娜、种丹妮、毕彦君等主演的新剧《情满九道弯》在央视和优酷播出。这部电视剧的时代背景与原作《情满四合院》有所重叠,相隔多年,重拾这样一种以京味儿文化为基底的年代剧,在刘家成看来,新剧故事的深度和广度相比前作都更强了。

刘家成把《情满九道弯》定位为“北京胡同里的青春之歌”。故事以北京的年轻人为主体,随着知青返城、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社会进程发展,人们向外探索、向内追溯,以家乡与他乡为两个锚点,带来的是对时代潮流与文化“侵入”胡同、传统遭遇现代冲击的思考。其中世事的复杂、多元,人情的纷纭、多变,年轻人在求变与困惑中的成长,是这部剧的新貌。刘家成说,他的创作始终立足于城市历史和城市化的进程,讲述进程之中的人和事,其不变的主题,始终是城市和人之间的关系。

对于讲述当代北京的故事,在刘家成的设想中,视角将比老北京的故事更加广阔:“北京不光是北京人的北京,更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外来的人如何在北京立足,北京人如何接纳变化和外来人,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的碰撞与交融,都是我想要去展现的。”

刘家成认为,创作作品,尤其是像他这样创作平民题材、描写平民史诗的导演,绝不能脱离生活。“京味儿的文化确实是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空间上来说,每一个区域都有很新鲜的故事值得我们去挖掘;从时间上来说,当你回首往事,总会有不同的想法跟创新的欲望。”对他来说,北京的“情满”系列仍在进行中。

记者:从“四合院”到“九道弯”,这次有哪些不一样?

刘家成:《情满九道弯》虽然写的是北京,但它不是光集中在北京一个城市,还展现了广州、深圳,通过南方北方城市的呼应,全景式地描写了中国改革开放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从局部来说,《傻春》是描写一家人的情感故事;到了傻柱,也就是《情满四合院》,是一个四合院里的情感故事;再到《情满九道弯》的傻茂,是一条胡同里的情感故事。环境越来越广阔,故事就更加丰富,人物也更加生动鲜活。我们把《情满四合院》那些中老年人情感故事,变成了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情感故事。所以我也老说,这是我们北京胡同里的青春之歌。实际上也不光是北京,从全国来说,也是带有青春色彩的时代故事。

记者:演员选择方面您是如何考量的?

刘家成:适配度,谁最合适。我不会考虑他不是北京人,更不会考虑流量。在策划拍摄时,我遇到不少年轻演员,但他们觉得杨树茂这个角色要十几岁演到50岁,对扮演父亲没有自信,担心会破坏自己的形象。我觉得这是白当演员了。而韩东君很早就跟我表态,他不在乎。他拍过一个北京剧,但没播出,我看了那个剧的片段,看他是否具备杨树茂这个角色所需要的东西,比如诙谐幽默、刚强劲儿、爆发力等。我在他那个作品里都找到了,很欣慰。这部戏晚开机了将近两个月,因为东君有一个戏没结束,但我想这样的演员不可多得,我愿意等他。

热依扎对这个剧充满期待,她特别想来,毛遂自荐。我曾想让她试试赵亚静,她说:“导演,我就是冲着叶菲来的,因为叶菲最后也有孩子了,当妈了,跟我生活中一样。”她给我的印象是特别认真,剧本、台词早就装在脑子里了。她有时候会给我两三套方案,我帮她拿主意。她拍戏克服了很多困难,她还有小孩儿,真的是牺牲了很多。

记者:史小娜、叶菲和赵亚静三个女孩性格迥异,尤其是赵亚静,很多人喜欢,但也不起多少争议。通过这几个女性角色,您最想表达什么?

刘家成:亚静的出场,那种率真,那种率性,大家肯定喜欢,但后来又觉得她有点儿复杂。这就是社会的真实,生活是五颜六色的,人也是各种各样的,如果都是单一地好,单一地纯真,那生活多么单调,也不真实。亚静文化素质不高,她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真实,敢爱敢恨,敢闯敢拼,想要提升自己,就付出很多。贯穿下来,我觉得她还是挺讨人喜欢的。

在创作过程中我们也避免一个“雷区”——这是一男三女的情感故事,但不是一男三女的爱情。杨树茂跟史小娜是初恋,但他们当时对爱情还是懵懵懂懂的。他跟叶菲有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当他心中有叶菲,就再也容不下任何人,后来他与赵亚静、史小娜的感情都化为了友情。这是对爱情的一种升华,大家都希望对方永远幸福,永远好。我觉得人的观念在变,文化素质、修养、社会阅历方方面面累积起来,能形成这么一种释怀,也挺好的,不是那种分手便是仇人,那太小气了。



营造怀旧的气息和质感  
体验生活在于日积月累

记者:拍电视剧时如何展现那个年代的风貌?

刘家成:胡同里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房子,美术上叫包浆,你看墙皮那种斑驳,漆皮的爆裂,都是风吹日晒,时光的浸染。生活的气息渗透在里边儿,有历史的冲刷和洗礼。通过一个报亭,一部公用电话,大杂院里的私搭乱建,都反映出那个年代的印记。虽然是搭的景,但家家户户冒着炊烟,电视上播着春晚费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有一种生活的气息和质感。

记者:您是如何想到以九道弯胡同为故事发生地的?

刘家成:我们写这个故事,走了各种弯路。编剧生活在距离九道弯不太远的地方,他就说,那条胡同的名字很有寓意,因为胡同弯弯曲曲,但总有一条路是通的,就像经过磨难后总会走向光明。开拍前三四个月,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半路上突然发现,北新桥那条同音的胡同事实上是“九道弯”。在剧情结尾处,我们进行了一处补充的剧情设计——当杨树茂成长起来,带领整条胡同的人走向更好的生活时,领导为他们送来一幅著名书法家的书法,写着“情满九道弯”五个字。此时让“湾”来寓意经过磕磕绊绊之后的人们终于迎来了可以平稳停泊的港湾,也是普通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所以就点题了。

记者:您的作品里一直充满烟火气,在《情满九道弯》里有哪些体现?

刘家成:说到烟火气,那就避免了那些小细节了。拍摄前,我给道具列了一张单子,我说你们就按这个去准备——平板车拉着大白菜,冬天卖的糖葫芦、烤白薯,心里美的萝卜,家里生火的炉子、蜂窝儿煤……这都是老北京非常有特点的东西。剧中给叶菲家安电话,电线工脚上套着橡胶绝缘的脚扣儿,现在都没有了。

体验生活,不是接到一个剧再去体验,而是一个人的日积月累。有些导演、演员,有了成功的作品之后,成为精英了,跟观众渐渐越来越远。他们在作品里表现的那种一掷千金,别墅、豪车,也没错,可能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但我作为一

个描写平民史诗、创造平民题材的导演,不能这样。所以到今天,我仍然生活在老百姓最集中的东城区,我也有一张交通卡,现在换成了手机软件,可以坐公交、坐地铁。我老婆去买菜,去超市,只要我在北京,我一定跟她去。为什么?就是为了观察生活细节,看那些摊贩,看那些买菜的大爷大妈为什么会为了两毛钱跟人吵起来……观察得越多越细致,到作品里便越能够信手拈来。

“情满”系列守住京味儿剧高地  
还会继续写钟鼓楼和簋街

记者:您认为拍好一部现实题材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家成:我们一定要记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讲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实际上就重点突出这几个字:真实再现,艺术加工,真情表达。艺术来源于生活,但不能照搬生活,得有提纯和凝练,写实的过程中也要加入适度的浪漫色彩,“情”是最关键的。

记者:您和编剧王之理老师合作多年,这次合作是否有一些新的创意?之后还会推出哪些新作品?

刘家成:2014年,在《情满四合院》的拍摄末期,我和王之理老师开玩笑说,之前有傻春,这回弄完傻柱,下回咱可以再弄一傻茂,可以由北京的一个大院写出一条胡同,将来再写一条街道,扩展开去——随便聊起的话头儿,就这么继续聊落了地。2017年,这部剧集的剧本初稿已经成型了,但因为档期等原因,一直拖到2021年。优酷的人跟我说,很多观众和网友以及业内的朋友都特别期待你继续创作京味儿剧,你应该守住自己的高地,你是京味儿剧的一面大旗,为什么要拱手让人?我开始思考,确实应该这样做。我跟王之理老师是太好的哥们儿了,我们经常一起讨论,作品怎么才能与众不同,与己不同?“情满”系列是我想出来的,我说咱们既然有《情满四合院》,大家喜欢,那九道弯,咱也改名儿,加上“情满”两个字儿,叫《情满九道弯》。接下来我们要做北京中轴线故事,配合北京中轴线申遗,叫《情满钟鼓楼》。我们还有一个创意,《情满簋街》,写簋街的发展变化。这些都会继续跟优酷合作。此外,我一直想拍一个以京剧为背景题材的作品,里边儿也要有错综复杂的情感故事和历史故事。

## 刘家成自述 北京的每一个细节 都有拍不完的故事

我出生在北京的胡同里。在我的记忆中,有时候那里人头攒动很喧嚣,上下班的时候,大家互相打着招呼,夜晚和清晨它又很静谧。

前些天我们搞了一个活动,跟胡同居民见面。当时已经有年轻人三三两两地在找九道弯胡同,在胡同里拍照。像《铁齿铜牙纪晓岚》是我二十多年前拍的,拍完之后,纪晓岚故居成了文物保护单位,《正阳门下小女人》带动了牛栏山二锅头,《芝麻胡同》让六必居酱菜卖得翻番。这次《情满九道弯》,我们也希望在不影响老百姓正常生活的前提下,让胡同成为热门打卡地,为胡同做点人贡献,让大家有所收益,那当然是最好的。

老北京风情的魅力,是北京独特的文化。我所理解的文化,它不光是著书立作、演出表演,它更多的就是衣食住行,就是老百姓群体生活的规范。我喜欢一句话,说这个生活脱掉它华丽的外衣之后,无非就是衣食住行,就是一碗热腾腾的饭菜,和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叮作响的幸福。

北京是千年古都,生长在皇城根儿下的人们,吃过、喝过、穿过、见过。北京人穿衣讲究,盛锡福的帽子,瑞蚨祥的绸缎,礼服呢的鞋。这个讲究是,多穷,他都得有一身儿好行头。在《情满九道弯》这部剧里,杨树茂的父母就是这样,家境再不好,也得穿像样的衣服,出门见客时,春节拜年时,都会穿上这身儿衣服,不是说了为摆谱,而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对自己的一丁点不低看。这就是北京人说的有里有面儿。

北京有那么多吃,但你看现在最有名的是稻香村,是涮羊肉。这说明什么?稻香村是苏式糕点,涮羊肉是从草原过来的。一说京剧就是北京,但京剧是从几百年前徽班进京开始的。所以说,北京是一个包容的城市,是一个创新的城市。很多人到北京做生意都能做成了,就是因为北京的包容和大气。

行上,北京从最早的黄包车、自行车,到后来的摩托车、汽车,一件不落,北京人喜欢车。我们剧组有大概三十多辆道具车,因为这一天的10场戏,可能有30年的跨度,所以一会儿用这车,一会儿用那车,剧组直接就长期养了这几十辆车来回倒着用,就是为了体现那个年代道具的真实性。

文化是在人身上体现的,北京的风情魅力就在这儿。我一直坚持京味儿创作,是因为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爱情、工作都在这儿。所有的感情都包含在里面,已经浸透在自己的骨子里了。我不排除自己会进行其他类型题材的创作,但京味儿文化这一块,永远是自己的创作高地,我随时会回来拍。北京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很多拍不完的故事,我们不着急,不赶节点,毕竟艺术最终还是靠作品说话。

## 讲述

喝海河水长大,为父老乡亲歌唱

## 以心放歌 以诚奉献

文 李瑛



小学三年级时,音乐老师发现了我的音乐天赋,我爱上了唱歌,认定要走这条路,一转眼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一路走来曲曲折折,风风雨雨,我体验到奋斗的喜悦,收获了成功的荣誉,这一切让我明白,只要真心付出,梦想就能照进现实。

每天早晨练气息坚持数年  
赢得“小钢炮”美誉

我生在汉沽,父亲在法院工作,母亲是教师。我从小喜欢唱歌,那时候每年除夕夜,家里都会自办一场“联欢会”,我必须单独唱一首歌,父亲才会尽兴。上中学时,我加入了学校文艺宣传队,唱歌的机会更多了。我到书店买了一本《怎样练习唱歌》,每天按书中要求苦练,上学、放学的路上,我边走边揣摩每一句歌词怎样唱才更好听。音乐中神奇的玄机和奥妙让我陶醉,带给我愉悦和兴奋。

1976年初中毕业,我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就在报到前夕,得知天津音乐学院附中到汉沽招生。我知道父母不支持我搞文艺,但无法控制学唱歌的念头,背着他们偷偷参加了考试。我的演唱功底和文化课成绩都赢得了招生老师的称赞,他们又回到家做我父

母的思想工作:“孩子的艺术才能不仅仅属于个人和家庭,更应该是社会的财富。”通情达理的父母同意了,我怀着少女的憧憬和对未来的梦想走进了天津音乐学院附中附中的大门。

父母对我的要求更加严格了,给我立下许多规矩:不许穿红衣服,不许穿高跟鞋,不许烫发……父亲告诉我:“艺术是高尚的,严肃的,要想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要吃苦的,不能贪图享受和虚荣。”我深知父母的良苦用心,全身心投入到唱歌艺术中。

我的声乐老师周桂珠教授从艺术上做人给我以谆谆教导。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练气息,冬天对着冻得结结实实的冰坨练吹气,练到第四年,我吹一口气能把冰坨穿透。

1979年年底,天津市举办第一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我以学生的身份参赛,脑后扎着两个“小刷子”登台,一曲唱响,一下子引起考官和听众们的注

意。那次比赛我获得了二等奖的第一名。转年,获奖的歌手们应中国音乐家协会邀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我的潜质得到充分发挥,良好的音乐感觉、甜美的音色和冲劲十足的歌唱状态为我赢得了“小钢炮”的绰号,北京各家艺术院纷纷向我抛来橄榄枝。但是父亲告诉我:“你是天津培养出来的人才,一定要为天津效力!”于是我放弃了优厚的待遇,选择留在天津。

展示中国民族声乐魅力  
演绎歌剧咏叹调入情入戏

我曾在中国音乐学院进修,师从金铁霖教授。在老师的指导下,我想把每一首歌都融入真挚感情,紧扣听众的心弦,把中国的音乐作品尽可能表现得淋漓尽致,既保留民族风格,又融入美声唱法,在声乐艺术上寻求突破。我演唱的云南、山西、浙江、天津民歌各具特点,也能驾驭各种西洋歌剧,博得了业内人士的肯定。

2009年7月,我参加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第18届国际音乐大赛,荣获“最杰出女高音歌唱奖”,展示了中国民族声乐的魅力,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歌剧,了解了天津。首届中国歌剧节2011年在福州

举行,此刻回首当年,我仍激动万分。天津歌舞剧院的参演剧目是根据曹禺先生原著改编的歌剧《原野》。为了演好女主角金子,我下了苦功夫——在曹禺女儿万方来津参加活动时,与她面对面交流这个人物的内涵;多次独自前往曹禺纪念馆,品读曹禺的创作笔记;大量查找资料,观摩川剧、话剧等各个版本的《原野》。金子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敢爱敢恨、敢于冲破枷锁、敢于追求自我幸福的女性形象,非常难以拿捏——演活了,让人觉得放荡;演温了,就失去了个性。我仔细分析每一个唱段,细心琢磨音符的音质、音准、节奏和强弱,终于把高难度的咏叹调演绎得入情人戏,声音控制和情感表现也处理得张弛有度。

一切准备就绪,赛前却发生了意外。刚到福州,我就得了重感冒,甚至一度失声。150人的大团队都在等我一个人,我不能让大家失望!我大量喝水、吃药,拿药当饭吃,硬是闯了过来。正式演出当晚我发挥出色,在舞台上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光彩照人的金子。我们的《原野》摘取了七项大奖中的六项,我也凭借金子这一角色荣获了表演最高奖——优秀表演奖。

2016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天津歌舞剧院排演大型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我在剧中饰演女主角田玉梅。那年我已经57岁了,每天参加排练,一天下来筋骨酸痛,回家后又因为排练强度大、精神兴奋而造成失眠。我开始发低烧,可即便输着液,也没缺席过排练。心疼我的同事说:“休息一天吧,你太累了!”但是我不能啊,这是一个集体,我休息了,别人怎么办?大家都说,我这个年龄的人还在歌舞舞台上拼搏的,在全国也为数不多。

百场惠民公益演唱会  
从未计算过个人得失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些年我多次举办公益独唱音乐会,将所得善款捐赠给幸福工程;长期资助困难家庭、孤老户,单亲母亲和在津的藏族学生。我担任了天津市失智老人康复照料中心的名誉院长,每年重阳节都买些积木、跳棋、按摩器和各种食品、营养品去看望那里的老人,和他们一起包饺子、聊天,一起联欢演出。记得有一次我唱《英雄赞歌》,一位老人忍不住和我一起唱,他告诉我,他在三四十年前就喜欢听我唱歌。这句话让我的心头热浪翻滚。

观众的支持托举起我奋飞的翅膀,我想把舞台搭在基层,用歌声抒发感恩祖国的深情,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2015年4月,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做“个人百场惠民公益演唱会”。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你已经有了荣誉,有了社会地位,做这个受累不讨好的事有什么意义?”有人劝我:“100场说来容易,但假如半途而废,会让你的形象大打折扣,那就得不偿失了!”我爱人也心疼我:“别累着自己,你这是图什么呀?”

是啊,所有的公益演出都要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每场两个多小时,编排曲目、携带音响、联系慰问单位……大大小小的事项都得亲力亲为,对我的体力、精力都是挑战。然而,不煽动你的翅膀,你怎么知道自己能飞多高,飞多远?

为了百场惠民公益演唱会,我精心制定食谱,每天跑步锻炼,积累体能。我们的演出走上了公交车,走进了社区、农村、山区、部队、企业、高校、养老院、监狱,最远走到河北省,为一线工作人员演唱,为特殊群体演唱。演出一场又一场地办下来,每一场

都经过精心设计,针对不同观众安排不同曲目,尽可能满足受众群体的需求。我希望办一场就留下一场的足迹,办一场就达到一场的目的,办一场就有办一场的意义。

每一次观众热情的掌声,都能让我久久沉浸在收获的喜悦和快乐中。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奶奶,带着孙女走街串巷买来鲜花,演出结束后向我表达谢意;和平区一位行动不便的老母亲,亲近距离看我演出,让女儿提前两个小时用轮椅把她推到舞台上;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虽然模糊了记忆,但听到我唱歌时,也能喊出我的名字。

百场演出过程中,各种意外常常不期而至,却从不动摇我坚持下去的决心。演出时赶上来不及吃饭,就吃自带的牛肉干。我即便脚踩骨扭伤,打完封闭也要带伤登台,即便颈椎病复发,演出前呕吐不止,也要坚持演唱,直到完场。

面对困难,爱人毫无怨言地帮助我,亲朋好友热情地鼓励我。我的爱心与善举也带动了身边许多人。身为歌手的弟弟李勇,天津歌舞剧院演员石广羽、张晏蓉、刘阳,各区老年文艺演出队等先后加入进来。李勇说:“起初我是给姐姐助阵,但当我来到观众中间,我被那一双双真挚朴实的眼睛打动,被热情的掌声和喝彩声感染,体会到了助人的快乐!”

三年春夏秋冬,百场惠民公益演唱会受到广泛关注,在观众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我从没计算过这三年付出的精力、时间和金钱,有人说我太傻,但是我认为,我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现。我特别喜欢《父老乡亲》里的一句歌词:“树高千尺忘不了根。”我是喝海河水长大的歌者,没理由不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歌唱。音乐舞台是我一生的职场,我也希望尽自己所能继续推广普及歌唱,为天津培养出更多年轻的音乐人才。